

波尔多

一篇不方便透露的注释

莫德斯特·泰斯塔斯

en.wikipedia.org/wiki/Modeste_Testas



阿尔·普埃西 (Al Pouessi) 的受洗名为马尔特·阿德莱德·莫德斯特·泰斯塔斯 (Marthe Adélaïde Modeste Testas)，多数人所知的名字是莫德斯特·泰斯塔斯 (Modeste Testas，1765–1870年)，她是一名被波尔多商人买来奴役的埃塞俄比亚妇女，在三大洲生活之后获得自由。海地前总统弗朗索瓦·丹尼斯·莱吉泰姆 (François Denys Légitime) 是她的后裔之一。

泰斯塔斯出生时的名字是阿

尔·普埃西，东非的埃塞俄比亚是她的出生地。14岁时，由于她所在的部落与另一个部落发生争执，她在一次突袭中被抓。她在那里被卖到了西非。

1778年至1781年间，来自波尔多的商人及奴隶贩子皮埃尔(Pierre)与弗朗索瓦·泰斯塔斯 (François Testas) 将她买下，他们也是海地岛上一个甘蔗种植园的所有人。

她前往波尔多，在那里她于1781年受泰斯塔斯兄弟的洗礼，并给她取名为马尔特·阿德莱德·莫德斯特·泰斯塔斯 (Marthe Adélaïde Modeste Testas)。同年，与主人弗朗索瓦·泰斯塔斯一起，她被运送到位在海地的种植园工作。作为一名奴隶，泰斯塔斯不能拥有男女关系或性行为的自主权，而她与她的主人因故所生下的两个孩子也无从得知他们的情况。

1795 年，弗朗索瓦·泰斯塔斯与他的奴仆 (包括莫德斯特·泰斯塔斯与约瑟夫·莱斯佩兰斯) 一起离开海地迁往纽约。搬到巴尔的摩后，弗朗索瓦在费城去世。然而，在他的遗嘱中，他释放了他名下所拥有的奴隶。虽然如此，对于泰斯塔斯来说，她恢复自由的条件之一却是她得嫁给莱斯佩兰斯。这对夫妇之后回到了海地，泰斯塔斯在那里继承了51块土地。她和莱斯佩兰斯育有许多子女。

泰斯塔斯于1870年在位于杰雷米附近的「泰斯塔斯庄园」去世，享年105岁。

泰斯塔斯的孙子之一，弗朗索瓦·丹尼斯·莱吉泰姆 (François Denys Légitime) 是蒂内特·莱斯佩兰斯 (Tinette Lespérance) 的儿子，于1888年至1889年担任海地共和国总统。

法国奴隶雕像在一场明显的种族主义攻击中遭到污损

[bbc.com/news/world-europe-58549730](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58549730)

2021 年 9 月 13 日

法国波尔多市一尊黑人女奴隶雕像被白漆覆盖，市政官员表示，这显然是一场种族主义的攻击。

这尊青铜雕像是一位非洲奴隶，名为莫德斯特·泰斯塔斯 (Modeste Testas)，她于18世纪被波尔多的一个家庭买下。后来重获自由。

周一早上，发现该雕像被人污损，不过现在已经清理干净。

波尔多市政厅表示将对此事提起刑事诉讼，称其「可能是种族主义」。

泰斯塔斯在被买下后被派往加勒比海的伊斯帕尼奥拉岛，在甘蔗种植园工作。

她后来被转移到美国，并在她的法国主人去世后恢复自由身。然后，她回到伊斯帕尼奥拉岛西部，即现在的海地，并活到了105岁。

泰斯塔斯雕像于2019年落成。旨在解决波尔多殖民历史的众多姿态之一，波尔多是该国主要的奴隶贸易中心之一。

负责遗产事务的议员斯蒂芬·戈莫特 (Stephane Gomot) 表示，如果确认这有种族主义动机的话，将构成「对这座雕像所代表的一切的、非常暴力的攻击」，包括「缅怀奴隶们被人口贩子驱逐出境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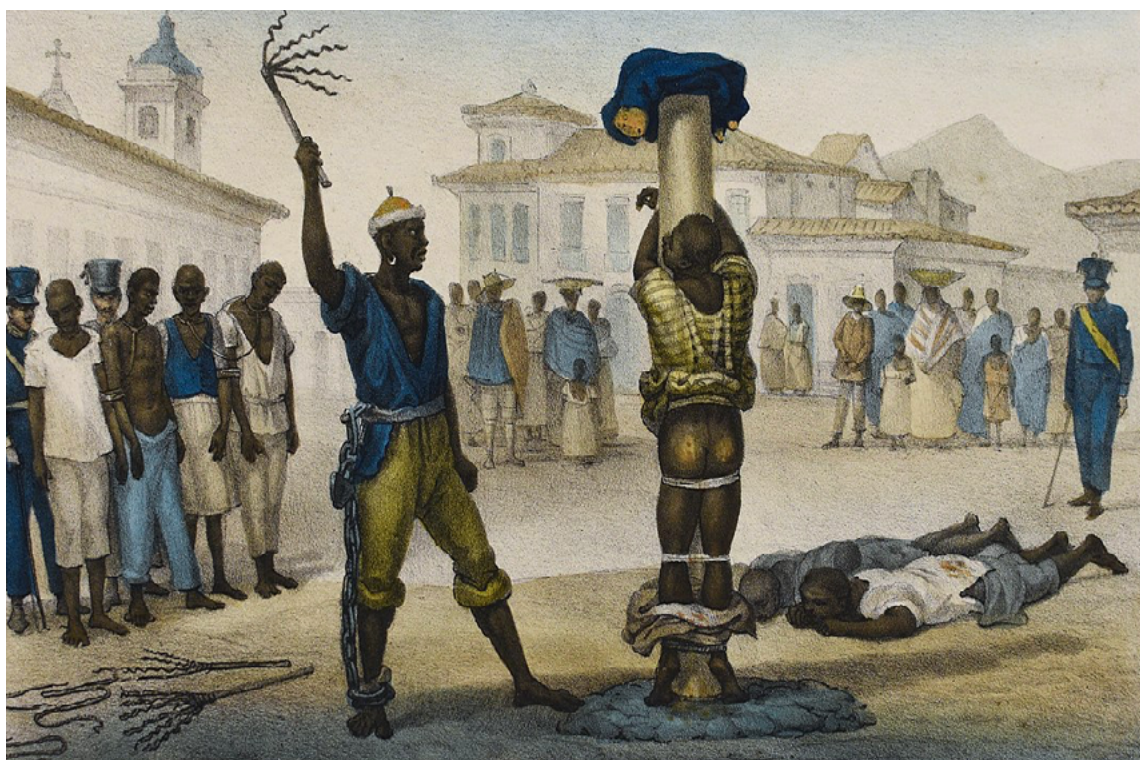


一篇不方便透露的注释：

在葡萄酒出版物中，无论是漂亮的图画书、期刊，还是报纸的专栏，都没有提到几个世纪以来波尔多在奴隶贸易中的悠久遗产。这就好比伯尼·麦道夫/庞氏骗局在酒界的阴谋，现在是亮出如是筹码的时候了。回报在任何时候都异常的好。考 到这段历史，任何懂得加减法的人都会发现、这是令人不安的；历史与血统在波尔多显得尤为突出。而不去陈述这件显而易见的事情显然是不对的。没人脱离得了这样的干系。

这种相关语言架构上的胆怯与遗漏完全是设计使然。早应该让作家这种幼稚的断章取义胡说八道立刻煞车来挽救法国

人的面子了。令人钦佩的葡萄酒权威们早已众所周知，而这个显然不愿意透露的不朽事实却像块不受欢迎的牌坊般、突兀地竖立了起来，因此，与作家认为他们的读者更喜欢安全地骑在地窖里的东西相一致，事实在传说中一直被删减。当读者想要白马酒庄 (Cheval Blanc) 的佳酿时，奴隶制对这个事业来说就成了个种动物。他们希望故事是幸福快乐、繁荣的，那么肯定是白人的。这就像在描写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却没有在港口或广阔的种植园里抱怨非洲奴隶制一样荒谬。当局不提这个奇特而残酷的机构，相信他们是在保护波尔多的崇高地位，因为他们不敢玷污波尔多的镀金王冠所依赖



L'exécution de la Punition du Fouet / 《执行鞭刑》让·巴普蒂斯特·德布雷 (Jean-Baptiste Debre) 绘于1829年

的纯正观念——而不是捍卫现实。亚洲进口商们特别想要一个纯白的波尔多童话故事，没有黑人、阿拉伯人以及其他奇怪的亚洲人。其中。许多亚洲人都渴望掌握到一点他们所迷恋中的法国或欧洲文化，而葡萄酒很明显的、是一样提高个人在追逐地位社会等级游戏中的工具。法国人太仁慈了，不会用光鲜的销售宣传来满足这种严重的文化自卑情结。葡萄酒行业中的绝大多数人更喜欢那种故意对历史一无所知的舒适感，如此便可以相信自己的愿望，而无需作出任何清醒的反思。葡萄酒权威并不想打破任何城堡幻想的泡沫，所以波尔多被提升为无可指责的文化，没有任何可怕的历史、犹如蜥蜴般惊心碍眼地一溜掠过，这可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与赞美声。这是一场大骗局，我们与朋友微笑着坐在桌边，对半真半假感到满意，敬畏地喝了一整杯酒。我们并不想知道另一半的事实是绝对邪恶而可怕的。

所有参与葡萄酒贸易的人，都应该了解法国港口的遗产——奴隶制，就像对整个美洲该有的认识一样。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被运送至此出售是为了谋取利益，而非实现利他主义。许多城堡的财富主要来自银行、保险、木材、造船、家具等方面的奴隶贸易。当波尔多被纪录在案，其华丽的香水历史在葡萄酒展上向狂热的粉丝们飘散时，当局需要承认法国所参与的贸易不仅涉及葡萄酒，还涉及到更宝贵的事物：人类。出版商与进口商应该意识到并面对过去的牺牲与痛苦，勇敢面对现在。法国葡萄酒肯定会以某种方式漂浮与生存，而无需假装波尔多的历史有多么地丰富全面、开明而完美。这只是一种让我们冲动地购买故而有所打动的幻想，如果不是我们自己与所爱的人，而是我们成为了有抱负有文化的顾客，那么葡萄酒的世界应该可以发展得更好。是的，一点没错。

《弗罗默的法国》，2019 年第24版

简·安森 (Jane Anson)是波尔多公认的葡萄酒权威



展于阿基坦博物馆

阿基坦博物馆 • 历史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展示了波尔多从高卢罗马时代开始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及在 17、18 与 19 世纪作为全球港口爆炸性增长的炫丽景象。有关讲述 20 世纪部分的展厅正在扩建，并且已举办了些引人入胜的临时展览。然而，本馆真正吸引人之处来自那些永久驻馆的常设展览，不屈不挠永不退却地展出了奴隶制在波尔多的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